

# 佛教大德传记

著作：祖师真影——大圆满隆钦宁提传承祖师口传故事撷英

## 长寿灌顶

久利津是上一世纪的伟大瑜伽士。他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在个人闭关上，并且获得了无数大师的亲自教导。在他的晚年，退休不再教学后，他去朝圣，在不为人知、不受打扰之处，继续他的禅修。在他年轻的时候，他生活如一位山中的孤独修行者；后来他结婚，变成一位神圣的狂人，一位疯狂瑜伽士，昵称为“老精灵”。

曾经有一度他是德格土官的老师。土官老迈之年，到任何地方都须乘坐官轿。有一天德札河水泛滥，轿夫被迫必须停轿。久利津便抓了一把河畔的沙，并持咒吹向手中的沙，然后将沙洒向滚滚的河水，顷刻间一条路打开了，土官在河水还没合拢前，被抬到遥远的彼岸。

吉美赤列沃塞是第一世的多珠千仁波切，他是殊胜尊贵之十八世纪大圆满大师吉美林巴的两位主要弟子之一。

吉美林巴——无畏洲尊者，曾对吉美赤列沃塞说：“你将证得开悟，但却无法长寿。”这句话，他在三个不同的场合重复说过。

前二次，吉美赤列沃塞听了并未进一步询问原因。他对自己说：“无论如何，我寻求的仅是开悟，而非长寿。”

然而第三次，这位弟子觉得被迫要进一步询问。“您是否可以给我一些忠告，让我能消除这个障碍并得到长寿？”他很恭敬地请问上师。

吉美林巴说：“我爱莫能助。但是在康地有一位名叫久利津的瑜伽士，他可以帮助你。去找他，恳求他消除你的障碍。”因此，吉美赤列沃塞出发前往那位神奇成就者居住的地区。最后他到了离竹庆不很远沙丘噶的一个地方，比后来菊·弥旁和巴珠仁波切居住的地方稍东一些。在那里他

发现一处约有十个帐篷的小游牧聚落。

有一个帐篷插着一面旗子。吉美赤列沃塞询问营区的每一个人有关大成就者久利津的行踪，每个人都道：“我们不认识这么一个人。这儿没有人叫久利津，我们只是单纯的牧人。但是插着旗子的那个帐篷，住着一位叫久爷爷的老者，或许他会知道一些事吧。”

沃塞走近帐篷，在门口他遇见一位妇人，沃塞询问是否有一位叫久利津的人住在这里。妇人告诉他说：“只有年老的久爷爷住在这里。”

这位寻访的人十分失望。然而他忆起他的上师仁增吉美林巴曾经特别强调地告诉他：“你去寻访并恳求久利津，他是唯一能帮助你的人。他是一位真正的密乘大成就者，无论他说什么或做什么，千万不要有任何怀疑，务必照他的指示去做。”

因此，他进入昏暗的帐篷里。他看到一位头发灰白的老者坐在地上一个矮木箱内，和一般隐居的喇嘛所喜用的禅定箱子大不相似。他身上裹着破旧的羊皮，顶着一头邈邈不整的灰白长卷发和满嘴纠缠不清的胡须。

沃塞本人也不是入门初机，他立刻知道这必定是他千里寻访的大瑜伽士久利津。所以他很恭敬地在坚硬地面上做了三次五体投地的大礼拜。

老人开口问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

吉美答道：“从西藏中部来。”

老人又问：“你来做什么？”

访客解释说：“我的上师——全知的吉美林巴，送我来见您，因为他无法消除我迫在眉睫的短命之灾，他说只有您有办法。”

“呸！”久爷爷嘲笑着：“你说全知的吉美林巴是什么意思？他被称为全知者，但他甚至无法去除如此的一个障碍，他只是爱吹牛，配不上他自己夸张的盛名。”

沃塞听到自己敬爱的上师被严厉诋毁，大为沮丧，他自己一直视吉美林巴为一位活佛，不可能犯任何错误的。

暴躁的老人注意到沃塞明显的不安。"好罢！好罢！"他勉强地叫道："把尿壶给我罢，它就在那边。"然后他指向帐篷昏暗的角落。

沃塞照做了，将那破损生锈的铜壶拿来，并且很恭敬地罢在久爷爷面前。

久爷爷一语不发。他似乎专注于内心，仿佛入定了一般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抬头问道："吉美林巴说什么？"

沃塞重复一遍他之前所说的话："他送我来见您，请您消除我生命的障碍。"

老人再度嘲笑："如果他甚至无法消除你生命的障碍，那算什么全知者？如此冠冕堂皇的头衔简直是胡说！"

久爷爷拾起尿壶，把它翻转过来摇看看里面是否有东西，尿壶看来似乎是空的，他将它置于面前修法的矮桌上。

他又再问一次："吉美林巴说了什么？"

沃塞再次地告诉他："他送我到您这儿来，请您消除我生命上的障碍，或许他的意思是请您为我做一次长寿灌顶吧。"

然而老人又再次嘲笑地说："胡说！他自己知道如何给长寿灌顶，你还需要我做什么？如果他不能消除这微不足道的障碍，他算那门子的全知者？"

老人沉默了一会儿，仿佛入定了；然后他又再摇动那个铜尿壶。这次，令人惊异地，里面好像有什么在泼洒着。

久爷爷呼叫着："喂，小子！过来！"并探过身来，将尿壶像灌顶的宝瓶般放在沃塞的顶穴上，然后从那生锈的铜壶嘴倒出一些浓稠、像甘露般、琥珀色的水给吉美，仿佛那破损不堪的壶是缀满珠宝的圣杯。

那时，沃塞已置身于不可思议的境界；他不加思索地便喝了那些水。他以前从未曾尝过任何像这样的东西，甚至在灌顶仪式上得自他自己的上师手中的也不像此。他直觉地知道，透过这个

老瑜伽士神奇的力量，某种特殊的事情已发生了。

老人命令他再喝一些，从那令人生厌的铜壶倒出浓稠琥珀色的甘露，直接倒入吉美沃塞的木杯中。吉美林巴曾亲自叮咛吉美赤列沃塞要遵循任何久利津命令他做的事；所以他又喝了。

然后老人说：“嗯！……再喝一些！多一些！”他也照做了。

他喝了又喝，直到那个旧铜壶完全空了。吉美赤列沃塞感到飘飘欲仙，但因为铜锈以及壶内原有的污秽，他觉得想作呕。

“我觉得很想吐。”吉美说。

久爷爷说：“为什么不呢？尽管请便！”沃塞吐了。

屋里的主妇命令他要清除干净，他照做了。“这才是个好客人，”他说：

“你为什么不让我久爷爷安静安静？”

那位干瘪的瑜伽士，从一个旧皮袋内，拿了几撮发霉的干青稞粉，在手上吐了些唾液，随意地揉了二、三颗红丸子，类似宗教仪式里的长寿丸。他说：“嗯！吞下去。”然后老人告诉他说：“现在你可以活到二百岁了，我仅关心这一点。”

正当吉美赤列沃塞准备离去时，久利津从他旁边肮脏杂乱的寝具下面，捡起一根拐杖，很用力地敲了沃塞的头三下，像是模仿灌顶的仪式般。

“好啦，就是这样，”那年老的疯瑜伽士叫道：“滚吧！”

隔天沃塞又去拜访。他很恭敬地询问：“我现在可以离开了吗？或者应该在附近停留一段时间？”

”

“尽管走吧！无须再多逗留；扛着你的障碍走吧！”

吉美赤列沃塞离开后，立刻去见他的上师，吉美林巴。无畏洲尊者——吉美林巴，追问说：“怎么啦？那老人告诉你什么？”

沃塞不敢将久利津对吉美林巴本人批评的事告诉他，所以他保持沉默。

吉美林巴问："你得到长寿灌顶吗？"

他回答："是的。"

"他说了些什么？"吉美林巴质问。

"他说没问题了，我可以活得很长寿。"

那位全知的上师坚持地追问："但是你获得了真正的长寿灌顶吗？"

"是的，是的"弟子回答。

"那位开悟的疯子没有说其他的事吗？"

在上师的坚持下，沃塞不得不仔细地说明一切，包括久利津如何侮辱吉美林巴的话。

专心听完整个故事后，吉美林巴笑着说："太好啦！你的生命现在已完全平衡了，生命之流也已畅通并将持续不断，并且障碍已经清除了。那位老瑜伽士真是莲花生大士的化现！你很幸运。久利津早已超越一切善与恶、净与不净的束缚，对他来说金子和粪尿是一样的。"

吉美林巴继续说："至于他说我的话，来自于他的侮辱远比他人的赞美和加持还要好。"

——《The Snow Lion's Turquoise Mane》（雪狮的蓝绿色鬃毛）